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二十七卷目錄

金部記事一

金部雜錄

食貨典第三百二十七卷

金部記事一

後漢書郭皇后紀郭王生后及子兄建武二十年后
為太后后兄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請伏親
家然將賈賜金銀襪用尊盛莫比京師號其家為金
穴

拾遺記郭元其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傳四百
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力之能震於郡國時人謂郭氏
之室不雨而雷曰其發財之盛也延中起高閣長
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
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之射懸明珠於四垂晝視
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發郭氏至夜月
晝星皆無異其龍者皆以玉辟金故東京謂郭家
為埋財金穴况小兒無識居富勢閉門優遊不嘗
干世事富一時之習也
後漢書楊賜傳賜四遷荆州刺史東來太常書之郡
道經昌邑故所率荆州茂才王富為昌邑令謁見主
夜懷金十斤以遺富曰故人知君不別故人何

也密曰暮夜無知者真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密愧而出

雷義傳義字仲公豫章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嘗擢
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犯罪者後以金一斤
謝之義不受金王何義不在獄金於承牀上後曹
理星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從復還義乃以付村曹
張吳傳吳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
翼諸豪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突襲魏東羌復集
應之而吳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單吏以
為力不敵即頭半止之使不聽進屯長城收集兵
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
還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吳和親共擊義等連戰破
之伯德等悉將其家降郡界以罕羌來歸感德
上馬二十匹先帝與長又還金銀八枚吳並受之而
名主傳於諸羌前以酒解曰使馬如羊不以入賊
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
清簡有八部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吳正身潔已
威化大行

演繁露續漢書相祠老子用純金如魏楊雄蜀都
賦曰雕鏤鉅器百伎千工

列女傳漢廣女婦者故教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
孤而親舍格致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
兄張霸張固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舉教
以示妻妻曰日本言讓金還而得也此金非其有耶教
曰因吾意也乃俱讓金與兄張固初謂叔叔之取
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見乃惘然感悔樂妻
還金

後漢書周行傳王純子少林廣漢新都人也他嘗詣
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而脫之書生謂他

曰我嘗到洛陽而病而後命在須臾曰有金十斤願
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他即囊
一斤督其殮葬餘金悉置地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
懸君他大度者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車中而止其
日大風飄一簾被復覆他前言之於妻妻以驚他
他使家馬到雜縣馬遂奔走妻他入他舍主人見之
喜曰今當安矣同他由得馬他其說其狀并及續
被主人恨然良久乃曰藏隨風飄吳興俱以郡何陰
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善善事因說之并還書
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
名意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郭乃葬之大恩久不
報天以此章顯德耳他悉以被馬還之妾女不取又
厚遺他他辭讓而去時妾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
假他休息日與俱即意是金俱存他出是顯名
孝子傳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諱曰鵠子則不得
養棄於井供養嚴而埋馬婦入地有黃金一釜見
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孝子郭巨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
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
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還妻師
郡原別傳郭原字根直以義舉聞遠近往來東時同
郡劉華亦俱在焉遠東人劉陶太守公孫度嘗過
之痛其家而奪得度日有賊劉華等同孫度嘗過
原曰郭馬人懷原曰為郭斯休之可人遂匿之百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二十七卷目錄

金部記事一

金部雜錄

食貨典第三百二十七卷

金部記事一

後漢書郭皇后紀郭皇后及子兄延熹二十年加為太后兄延熹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請伏親家然燕賞賜金銀雜用豐盛莫比京師號其家為六

拾遺記郭元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傳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幣十之幾盡於郭郭氏人謂郭氏之半而郭氏曰我之發盛也延熹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九閣下有藏金箱列武士以衛之箱實以飾金郭氏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至夜月晝星皆無異郭氏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郭郭家為環財金穴况小民艱難若此郭氏門優遊未嘗干世事當一時之習也
後漢書楊賜傳賜四遷荆州刺史東來太常書之郭道經召邑故所學荆州茂才主簿為邑今賜見主夜懷金十斤以遺黃目故人知君干知故人何

也密曰暮後無知者莫曰天知神知我知王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雷義傳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下伐其功義嘗濟人犯罪者後以金一斤謝之義不受金王何義不在數投金於床席上後曹理屋宇乃得金金上已死無復遺義乃召付其書張奐傳奐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翼謀害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欲襲殺奐先復舉種應之而渠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即頭半止之渠才聽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還東羌諸軍遂相率與渠和親共擊渠等連戰破之伯德等皆將其族降都界以率羌諸部威恩德士馬二千匹先渠酋長及遺金銀八枚渠酋受之而名士傳於諸羌前以酒解地曰使渠如牛不以人厭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是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簡有入都尉府好財貨為所患苦及渠止身潔已威化大行

演繁露續漢書相祠老干用純金如壽楊雄蜀都賦曰犀象銀器百伎千工
列女傳漢漢女婦者故教之妻世居世故富兄弟早孤而親食格取以所受曰地收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故書菜園地數千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簪教以示妻妻曰日本言讓金送而所有也此金非其有耶教曰因吾意也乃俱詣金主與兄嫂視初謂叔叔之教欲借貸有下悅之色見金而喜見乃卿感感惜妻妻還金

後漢書周行傳子仲休廣漢新都人也他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而臥之書生謂他曰我嘗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與日有金一斤願以相贈死後亡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他即書一斤付其頭葬餘金盡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懸君他大度孝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車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簪被復覆他前前言之於縣縣以歸他他使家馬到縣縣馬遂奔走走他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當安矣同他前所由得馬他其說其狀并及續

被生人恨然良久乃曰藏隨風風馬俱已斷何陰德而致也一物性自念有善善生事因致之并還書生形貌人埋金之處生人大驚曰是我十也姓金名意前住京師不知所在何意郭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大以此書贈他他悉以被馬還之書文不取又厚遺他他辭謝而去許茂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他休息日與俱即意是餘金俱存他由是顯名幸士傷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為子則不得備養妨於供養而埋男始人埋有黃金一釜見士有鐵券曰黃金一釜埋幸郭巨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不知其氏之女也十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金以利以汚其行十羊千犬大慙乃閉金於室而還妻師
郡原別傳郡原字根定以義舉方歲遠往遼東許同郡劉華亦俱在遼東東人圖奪公侯位度度之痛其家而華得度日有賊劉華等同謀殺度度還鄉原曰鄉馬人懷原曰為知斯懷之可入遂還之月餘

東萊太守太史子業素有義節原以舉付之舉歸去以其手所仕創金三餅與原受金辭創還謂兒曰將軍平日與舉無仇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時難耳今舉已去而尚拘其家其念為毒饕必滋其失度從之即出舉家原以金還之

石說性華舉欲其園中鑿渠見地一金管揮錫如瓦石不異舉從而擲去曹操則傳導引兵入碭殺舉子孫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子聞之哀泣

逢吳記袁紹在蘇州時漢市黃金而無斗粟餒者相食大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假人劉備在荊州時果與金同價漢木大觀江淮間遺書云太岳如千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英雄記董卓即場有金二三萬斤西陽雄祖顯陽碑魏曹不受神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還魏也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晉書五行志魏明帝青龍中是修宮室西取長安金伏承雲架折聲聞數千里金伏於是因雷斷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世說劉聰時陳矯明帝以金五餅授矯以君明朕心願君盡子未仰也南明錄陳矯即城為臺方一十丈高八尺一戶之眾也魏武帝因欲以為臺東而鐵則金手流出取者多死乃復之

獨異志魏都督行於野見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為摩其心有項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金書一硃金十餅乃賣二餅與書生卒於其下項書生體而返其後數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下都為盜因問其所在于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亦併在項子李書在康七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得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唐江七賢傳陳真字子初到荊州見道邊有馬旁有一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盧江樂求送金病子能前真迎歸養之病困有金十餅送二千匹死則賣以贖餘餘諸主入既死真賣其棺及衣金以金振棺平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真其言之相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子餅投其門中真遂長安還之

晉書五行志清河王廙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五母疑下群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於位卒為同馬越所殺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黃遠石牌生金同採此金下從軍而為變也五月漢朱作亂事寇亂起

劉欣期交州記趙舉者九貴入乳長數人入山採金遂及郡者金隨提獲金有華出珠崖諸金華者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曾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里處乃得指出

宋書符瑞志永初元年三月漢江太守路永言於春穀城北見升邊有紫石元取得金狀如印連土無李通表述

異苑燕巢中新黃黃耕山得一粉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終不能從還成土壤晉書藝術傳傅昭者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之後當太荒新羅開復其家也却後五十年春當有詔使來領此亭姓魏此人負吾金即以死版往責之勿違言也昭之後其家大困之貲費宅德失言輒止到期日有使者止亭中妻遂發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慨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下錢安也使者沉吟良久而語曰君去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後會為人卜也使者曰應河知失乃命取善窮之升成撫掌而嘆曰汝說臨生告明勝諒可謂魏魏達而洞古因者也是告昭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賈去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見婦者恐金盡而困無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告意耳金有五百斤盛四升盡覆以銅梓埋於堂屋東頭去壁一丈人地凡尺處還掘之皆如上焉

異苑晉陵曲阿掘脫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為商賈治生輒得倍價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投脫錢多獲免濟脫脫後先丁理金管叔去鄰人陳家陳家見起見門外忽有可許萬錢對題是楊脫姓字殷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汝南殷南下同縣張南金掘地得金百萬金子斤即以還南南曰君至德威神實為君出終不肯受陶延封墓

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做物東西意近銀一斤時有不至所居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詭使船抵低折款

欲遠海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怖逃避齊裕合如初
即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延門下可移動觀之
則太福

南齊書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勝遇初查
謂夢人以金席藉之尤奇奇麗中國所無金真入
閨之機過故以爲名機過延十噫立憲其父名改
稱蓋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錄金銀
人像八十兩

元嘉三十二年文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破其北界
大戎邑果城御金寶無半段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
餘物極是

太祖紀人祖後官器物櫛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
內殿簾紗帳官人著紫皮履革蓋除金花爪用鐵
冠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南史褚裕之傳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則爲史部
尚書有人求官裕中密將一餅全求問下之曰人無
知者彥曰即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替此太人懼收金而去彥同收其事而不言其
名特人莫之知也

南齊書劉劭傳劭不悅特師範登舉一州諸軍事益
州刺史將軍如故後既稍思尤能悅附人主承運
權實資閣房供養奢廣能廣司一州餽食貢載家

無間備在蜀作千金金餽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
都敬之而世祖更爲鄧林新立授奉獻少豐林
原之諷有司收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啓救之見
原恭頌

賈誼傳傳宋王起義謝獻錢二十萬宋十斛錢五

百斛諸議宗憲宗宗憲宗一了解牛二頭提借
富實以助軍費長沙寺僧崇實沃饋黃金局龍數十
兩理王中盛相傳付稱爲王黃鐵受有見者乃取
此龍以充軍實

南陽郡金銀花二云出於國梁太固二年達來
中藥野州州探獲幾錢金銀針以金銀花粗
足魚口得甘得錢

南史梁武帝夢子修德陵王續死次子應謂題下懸
書至內閣則珍物見金銀間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
不可應曰既不可食誰持之汝

南齊書王融傳融所食所案不有金銀味如酒石人
飲此泉土見有金銀從山下墮水往取得各故名
陳書歐陽休之傳在魏南交州刺史資奉義密以金

五百兩寄順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魏延四百兩付
兒智思餘人弗之知也魏延爲蕭勃周破賊討逆盡
唯所寄金獨在魏延手魏延主是領誰依恒還之時
人莫不嘆服

魏書公孫表傳表第二不軌字元慶少以升學知名
十家特爲中書郎出使在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
連召引諸將降人其府藏各作意取金玉諸將取

之蓋機驚不疑也世祖乃親探金銀之謂執曰卿
可謂謹財不爲所見所以以財賜者欲顯財於衆人
役承機傳承板文稱手長也傳與承板歸兩世祖素

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晉從世祖主長安有人
告陳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陳昔金於
馬橋中小飲過山阿以和之者吾曰陳昔金於

者之吾新之於市

趙康傳宋元順少以德行不學知名書在路得人
所遺金珠一買值金數百緡宋主上還之

李孝伯傳孝伯于安世初拜中散以爲散騎高宗
親愛之累遷上客有江南物多致出海內珍物金
都下富室好客服者皆之令陳行情交易使主金不

詐問價賈以北方金玉入陳富是山州所出安世曰
聖朝不黃金玉所以賜功臣乃陳文皇主德過神明出
不愛寶故無用無金無山無玉繼初將人市得安世

言恥而罷還上客給事中
食貨志供祖平方難收復珍寶府藏盈積和本二年
伏詔中尚方作黃金合釐二具徑一尺二寸

郡國志詠秦它在洛陽利仁王後魏高顯業每夜見
赤光於庭處則得金百斤鄧州縣家金樂爲之遠寺
周書王思政傳思政加特爲其州刺史周境東漢城

漢多壞思政方命都督尉司小獻管工匠繕治之掘得
黃金三十斤夜中不送之至旦思政召匠吏以金示
之以人臣不其有私悉封金送王人祖嘉之賜錢二

十萬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授上儀同蓋爵爲王胡皇元年
敕金典天府任國公士賈高顯等同修律令事高宗

開別賜九瓊金幣一腰
梁紀傳魏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鄧州縣侯在州土一
年乞足歸襄曾長官服金冠以金多者爲榮僞由此

遇相陵辱每尋千戈邊境無寧歲歲貶之役因諸
酋長相率以金遺魏於是置金側制之備更而謂
之曰此物餽不可食我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下可
辱數金此來殺我第一無所殺殺我以還之於是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韓與戚戚不相攻擊高麗聞而善之

唐書裴琬傳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密內外百務悉屬琬琬引升御榻呼曰蕭瑀瑀自力致致抑

遇琬還無所傳上便見琬用乎語曰得公言此

程所賴朕實之故賜黃金一函令其勿辭

尉遲敬德傳敬德以功授左府左一則謂諸將太子

李以書召之趙上正一車辭曰敬德是面議會入下

庭亂久陷還苑王實上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

無功其敢當賜若私則僕二乞得相棄忠賊下布

高用之故太子赴而止敬德以聞王曰是之心如山

岳然敬德金至一尊能之氣怒并白安計果王果

遣壯士刺之敬德聞而哀臥臥至不復入

孔祐高子獻以袂伏候自報中人觀戴金一躬自墮

雲仙雜記河間王飲妓有舞歌一曲予一金牌席

終金牌座

唐書高昌傳高昌王李純為高昌王尉遲使傳於教大物帝

賜金百兩一孔其漢書

盧氏雜記陸君生武高昌尉遲金銀莊莊御府所無

唐書王說傳說州家入羅越十舉羅越風聞舍人

他日王到羅之來見馬金曰此金也燒之入有土

召氣吹之驗焉后聞不悅出為台州司馬

明皇雜錄元宗曰我朝商賈賈一寶一紫金帶一

紅果玉背文以成工初運龍船賜之金帶曰王

寶玉賜此于妃子後以賜阿彌

鄭德記除夕梅妃美人戲金銀金散散入水中視

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浴得金鳳一隻首尾足

翅無不悉備

雲仙雜記蘇尚許八千餘餐大馬防之以手拍神

金面幕幕尚書有怡解

汝陽王瑒取善石名碧之春渠以清酒作金銀龜類

浮沉其中富酌酒自擬權土乘朝節尚書

周光祿諫諍寶具用金金通備而用能清粉采衣以

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風扇一雙

謝靈運上封公孫鳳翔有屬邑屬此因封田馬歸

金一花里民送於縣署公孫主守子敬仍復置於私

獲寶欲以目為珠徐處公蘇主守子敬仍復置於私

家信宿與官吏更重閱視之則皆為上塊矣竟金出土

之際賊賊悉來觀驗遂為變更雖不驚駭以狀聞於

府主議者徐云新計獲之遂運置寶庫軍吏數人

就拘索其事後金之社賊其謂高昌邑者為某所倚

擢出莫能自白既而諸賊其意以為易金伏罪詞

款具存未窮經用之所遂令拘繫保津尉以刑辟或

云蘇於廣城或云投於水中粉粒粒結成珠其備

以同案主聞於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獲府府科詐

及斯申判坐實客賊時以爲賊客聲無足計也云

有楊震之稱賊客時以爲賊客聲無足計也云

查相公滋亦在幕中後首略略無謂對李目之數曰

曰幸非判官親鑑子查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侯

之詳何不棄之甚哉相曰某疑此來求了更請相國

詳之相曰換金之狀俱明若某者子當別有是非

判官莫探情面查相曰認因役移候府中提問乃全

則覺問得二十五塊詰其初役者即本質在焉遂於

列誌索金餘寶與現相形等既或始知其平已及三

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一農士昇至縣境其負金

大數非一人以竹擔可兼其卸路之時金已化為

土矣於茲幕中客宰邑者遂運清雪汗公歡伏無

已每言凡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達至使宗朝皆為宰

相

唐許敬思傳敬思為吏部侍郎時使弟執誅在府

林嘗受金有所于諸密以金內夏卿仲夏卿致

懷不受門有與爾頗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足哉

執誅大憲

唐許敬思傳行原州刺史在邊鎮二年每討賊不持

殺機取之於敵獲機必剗剗而歸其兄唐大畏道其

名以怖嚇兒還檢校左監騎常侍原州行營節度使

封保定郡王曾嘗密于吐身歸金令于國曰得上

此者以金抵債之朝廷喪失名將往為廣州刺史

滿營歸金孤獨歸金運歸是以金進化為營見據

言

唐書劉元傳元問郭愈僕人下士步歸之作本柱雪

車一詩記盧全孟郊右贊宗師見為獨作此而道入

短長其服善則又偏纏若觀屬然後以爭諸不能于

賓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託墓中水傳耳不若與

劉君為善愈不止止

杜海陽雜記敬宗時許新車寶錢文數輕金冠以金絲

結之高重寶狀似佛僧以五彩細珠珍瑣相連可高

尺餘之重二三分

盧氏新記唐文宗一日問皇曰古詩輕衫輕條脫

條脫是何物皇曰臣水對上曰即今之脫朝衣妃金絲

脫足輕條也

同昌公主傳同昌公主出降歸金家銀累共數相此

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

索繼德記嘉定與友生遊曲江以千金慕太師書侯

亭樹中蘭花插帳象自持挂綺羅畫中寶之十五爭

雲陽改氏僅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足里皆滿曰有

得意即遂可樂無用金

續博物志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鑄

之為金銀環瑱約重三百斤一增開一殿二人擲之

十有匠人名曰馮高過南苑與曰馮高生羅我

坑官持而有之馮為一庫皇朝建壽中金銀入京師

十兩封緘如故

日國春林南漢高祖本紀入有七年帝作殿于內宮

日陽陽殿殿用金為仰陽銀為地面解極極皆得

白金

後主本紀太寶六年中官陳延壽作諸怪巧勸藥十

金

遺史太祖紀開元元年春二月建元初開地為壇特

金鈴因各其地曰金鈴岡

奏臣傳張孝陳為北府宰相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

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

宋史劉濟海濤晉天福初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

工部郎中賜金幣進度支職方一郎中尊左藏庫時

帝帝後常以銀易金其器器李敏判三司令上

庫金之數及松以元寶較之少數十鎰松責曰帝車

通式一日不受成數金蓋則有重典濟曰督司常有

紙十數教以備賞悉令有司勸濟濟事迫以情告

樞密使張繼翰乃止罰一月俸

李絳傳知敬輝地盡黃金長給以代祿使金賜賁

其賦如故絳奏之

鄭起傳起字孟隆十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僑薄無

檢操聞吳州刺史李信能為黃金往依焉遂割髮為

侍者久之知其詐權乃反初服機事進士旌河西金

進符傳開寶二年冬各皆病車馬幸中書三年春又

幸其第擢開之賜賁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賁錢王

復還後賁善於昔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

倉卒不及屏帝殿問何物皆以賁約十口賁物必佳

即命賁之皆瓜子金也賁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

寶不知帝款口受之無物復謝國家事皆由汝曹主

爾

何鎮傳鎮為船閘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詞館經義進

對稱旨即日改處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而西漢唐

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鎮曰富是時

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聞見近錄宋大皇帝帝嘗欲自率至寺侍從官等第

賜常且批旨曰近道商王近右金百鍊不變更貴也

遂作勞謫官以賜補臣

宋史張永德傳永德為襄陽有書生鄭居臥疾不

癒療之復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承天而既得即置諸

中囊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歸一日告適推上訴

未幾曰復當相過遂來德曰異理不通十何可去

生曰吾自有術求德過行教金懇求乘法生曰君嘗

大貴乎各此慮復何福言以去及永德也王蔡

牙帳前後陳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銀鑲旗幟永德

喜騎尉左右分衛十人握于久疾馳互發聲中淮

民振觀有一傳解脫未德選召之乃賜賜書生也夜

宿帳中復求未法僧曰始謂君貴今不遇矣終能謙

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然能降志賁賁當別

有投公案法者永德由此益發家資遂致力生故太

祖以方外荷之初雖賜書生嘗言入祖受命之兆以

故永德嘗意擬圖太祖將將明皇后也未德出結

錢金帛獻上以助之故蓋太祖朝而恩惠不替

孝漢帝漢帝時中王王提本於書為提記沙門

島能作黃金有老銀王畢有曾在禁中為罪配沙門

云其法為爐爐使人隔爐然精潔不欲人視其啓閉

也其金銀為之初自冶中出包尚累瓦百餘兩為一

附每附解解為八片兩之揭折金者是也今人商

有誠者生今坊坊為金銀金牌名數百口門賜近

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成里自有能者今有十太陰

悉埋玉消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鏡碑

賜天王州府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碑者是也洪州

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墓已所得者蓋于王人

之數也其龜夜中住住出遊雖有光掩之則無所

得其家至今固藏

宋史宋高宗富弼弼為相連使四出寬恤民力

擇書昌使湖南言言邵州以償治米金者有詔興作

壽昌言言近銀金金者人餘銀必事自此處德恐多

事日發民日數數自項非故本抑水之也也德恐之

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孫父子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知河陽臨河州軍事官道通倫士日君知世

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信試之既驗欲授以方術
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
及也出而失所之
王氏談錄公言不謂前敵之一夕買燭都事中金松
達歸沒後官戶賣人有買其錄爲一析之得絹凡三
百餘端

公言李防謫事有一金帶篋之制作尾刻云龍朔某
年紫宸殿立賜觀戲其制作與岳澤尤奇防卒其子
不肯賣以與人臨諸公急珠箇守南郡大食客使有
金帶立封個者公目之覺異於常引視其劍匣所從
來曰李氏王所假公僞欺人之

宋史胡宿傳宿歷權術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少與
一僧書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
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能非吾所異也僧歎曰子
之志來可量也

高麗傳觀爲京西轉運使益州彭州廣時驛水二
峽地出金監者殊富人請置場募人後取之觀曰
聚衆山谷間與衆雜處非迫方所宜日得了價人
奏批之

令嘉祐詔王荆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
家飲能少坐水手顧人穿沙間有銀器數件皆黃
白物意更平端之故使人間之者乃小兒道來於
此食盡棄食盡棄之而去則公謂秀老曰士欲仕大
事間富貴如嬰兒作息乃耳
游觀記聞諸亭居金人氣粉屏此物理相感之異者
常觀此間諸亭居金人氣粉屏此物理相感之異者
始得之梅妻翁以爲獨出在廬川時嘗以示僧處坐

有兵馬鈴轄保保者其宗廟老內臣也敵之曰此
寶器也謂之鎮寶寶物皆當宜聖廟有翡翠珠一隻
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臂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視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東軒筆錄英宗素憤成里之僭僭初即位殿前馬步
軍都指揮使李瑋家犯御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
知開封府沈遼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瑋乃仁
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遼
退坐有召衆臣出表示曰此銷金多銷銷乎臣曰銷
也沈即命大僕衣而罷

石林燕語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奉文廟傳
宣燕問因賜金二石荆公望朝拜受跪而謝文廟曰
夫石開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題使臣曰遂將山當
住值曰祝延壽

國見近錄司農寺請置詞廟每縣若干錢張文定雷
守南京而以其事聞於神宗人駭之即批其奏曰慢
神輿禮無甚於此語天上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書約候明年八十仕見之
一日因甲士習王乃曰某今年有一債來壹春中須
當暫住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遊焉久爾顏
且韓早晚件貨稅稅加教一日韓密謂于彬叔曰先
生還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一重二兩似可

爲先生壽然人敢違言我官以他事使侍侍食因從
客道吾思形叔待食如所戒詔之先生曰某與乃
翁道義交故不敢而後來以是爲話朝遂謂彬叔
叔曰我父故不遠萬里爲此耳再一謝過而歸

藥異記有人得青石人如碑背有篆字鐵索長數丈

循衆無相斷處海商見之曰數士士易之云此錫金
石垂於海中經父引山士必有金

鐵山山麓漢政和初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
數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獨是

撫德餘話高宗卿人典興之初人臣有薦漳州草澤
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旨令守臣錢
若等津發至行在所既入朝遇以所轄父及萊術爲
獻路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發遣赴元
來去歲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燒毀
宋史五行志紹興中耕者得金鑲重二千四鎰於泰
陰開樂

船醫者法字實思則衆商不數燒香慶之過宮偶
見小藥鋪遣中使問之曰汝能治瘡否曰專料科送
宜之至請問得瘡之由謂以食胡蟹多故致此疾遂
令調服醫曰此冷瘡也其法用新米糲細研以熱
酒調服如其法作細酒調敷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
以金幣以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料以嚴防禦
家何謂才世之通

宋史列女傳陳氏妻侯氏面黧人始嫁家貧事姑孝
諸姑起焚其金殺人逃近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
泣乞得側室適之侯曰寧死不從姑刃之仆溝中賊退
漸脫見一巫在側發之官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歸
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婦曰非我有不願也

續文獻通考宋徽宗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爾父
通我金者萬計里之亦各夜有盜人呼與一銀白
金使去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為陰德之
報

金史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湖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太曰璽以黃鐵爲儲取其堅也黃鐵雖堅終亦變壞性金不壞不壞金之色白先加部也尚曰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賈少冲傳少冲字若虛邇州人勸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遇中復還金訪其左鄰之

元史陸遜傳杜瑄邇州信安人少將丁瑄瑄地河南徽氏山中搜討諸書盡讀之古今得失如指諸掌聞

關轉從教授汾陽間中書粘金庄間府爲相瑄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許不受衛者言其所居正有

藏金家人欲發視觀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賈居良傳居良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字京被奉母居天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饒黃金五十兩者居良却之太宗聞而

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朱國貴傳國貴其先徐州大後徙黃紙又存器歷官

至修內司使嘗夜行囊囊檢復金一囊生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誦中分存器笑而遣之

劉止傳止爲雲南行中書省左丞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則謫稱遇亡甸蓋遺者李秋則遣

官領兵往徵人馬籌糧往赴之費歲以萬計所差下必尋諸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千如二而折

之數又知其送迎饋饋亦如納官之數所遺者又以銅銀雜中納官正首跡其弊給官符得金官身

諸官輸納兵解解始至官儲銀二百七十七萬金銀百錠比四年得銀一千七十五萬金百錠銀三千

錠都天挺傳天挺梓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存不合輒而斥之日以奉事數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予受者曰非利改也第將故皆言耳

主都中傳都中爲雋州路總管鄧成實全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者得其買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叩道

二兩而州縣之加十倍都中黃之一以諮者從事習鑑傳鑑五湖廣員外時有故陳順伯以辰砂一

包價鑑鑑進廣慶司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刺令取視之乃有黃金二兩鑑其中鑑驚歎曰過伯以我爲

何知人也鑑伯已歿鑑呼其子干歸之其廉愧不欺如此

程耕錄人府少監阿魯泰取黃金三兩爲御鞭刺花用平口不可因尋易以銀而鑄金者上曰亦不可金

銀百兩也金銀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主曰可此事楊太史揭所言太史居官時主故知具詳

昔實亦揭房之執役者每歲以送奉進東青有獲頭稱者實金一錠頭級天報也以首特之又重過三斗餘自以還御膳故曰頭

趙生者朱宗室子也家者魯居開之深山築新以自給日役木溪溪絕見一正蛇章寶盡白昂首于古

若將燈已生藥并斤奔避得脫未問故具門言因竊念曰白氣白蛇豈寶物歟邪抑益大問且蛇蛇宿

爾未去見其大婦來者謂蛇而七尾之行數百步則人一鼻元中統舊之得石陰刻神字與歲月姓

名乃街果手摩信太元中元金甲館八完金銀無算主拾取略者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

新都來疑其爲堅古其妙之大嘗爲史者史論之嚴不敢隱隱白金五錠更食求無厭際之官止不獲已上一旦悉以九元從上往廉賈之有司莫能

問追師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四申云具問本所似以實不會揭發實屬其事

絕路官得金甲珍襲掖至任滿他適其妻從賈情不一夕聞繞樹風雨聲頃刻而止顧其之夫婦共取視

鑑鑑如故磨磨乃無有也生無千大婚終老巨室墜先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難得之亦終失也鑑之亂唐

天子割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我朝而爲瑞供所得嵌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

金甲自以爲千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黃髮婆求者勸

元史揭侯孫傳侯孫與富州太夫層初開金章閣首揭爲授經鄧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悉於慈民之言

爲舉湖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仕地鄉朱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壯大既死而三百

戶所存無什一天資千壽主有司送官民之役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侯察官遂謂其征

民類以避富州人至今爲之

蓋苗傳苗出爲山果果訪副使益都淄萊地無產金期起建一許六所察其民歲貢金以輸官至是

六十年矣民有件具官長意欲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果而掘止將更爲件具利與取誰何苗言能之

剪磨野間太祖自敘來其世德之碑曰金宗朱氏出自金陵之何答地名朱巷元初稱苗曰金非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爰困於役遂棄出屬糧二十

遷泗州府貽縣

寓圖雅記吳文正公諱為御史時避按貴州同三司
道大齋黃今百南道送憲府公不啓題詳其土還之
日驚龍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險難若有賊私併
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續大獻通考徐之歸鄉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攜以償
時在汴州因結日今謀陳水之輸不疑後其大自悔
來且死遺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遊家獨一舊簾
振者持去賣與閨門簾鋪客棧小民過其地人叢
中猶躍入其懷鋪中大驚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
臥舟中聞蓬間有聲服之獨也口銜一錢喉內有金

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入謂之曰棄物
萬曆初許監國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銜其王
衣袍行與之隨其所在以嘴振土出集金千兩家遂
大饒遂近稱其家為猪金

天中記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八僧行弟得黃金二
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曰濟忽投金於水曰
吾子日愛兄甚焉今面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

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
水

筆記晏子城西北二里吳地忘晏子娶吳王女
築城土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
晏子金

合肥縣志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漢溝之間往往得
小斛餅土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棄金也得之
者至多不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下

過半兩而已鮮有大有者金者十番者通八處得一餅
言得千推水中入重土兩餘而有二金印背有五
指及掌痕敘理分明傳者以謂漢之厄化乎此其如
握渥之迹

金部雜錄

易經禮記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取剛大取直
周禮徵訟人餉金東大後聽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黃中也金亦謂鉤金金剛
物

矩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國屬來孚
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
繫之止之固也

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
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耳以舉鼎者也

繫辭土傳一入同心其利斷金大朱子曰同心之利
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故兩段

說卦傳千一範為金正義曰取其剛之清明也
程氏曰堅剛也胡氏曰受錢剛為金

書經說命若金用汝作楫
詩經小雅白駒篇君之金馬
時經小雅白駒篇君之金馬

樂府雜歌君臣之義生於金
管子玉起於昆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相

寶去千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窮者禹以
歷山之金贖窮者子陽之珠天下美七有月沙
下有黃金有慧石下有銅金下有陵石下有鉛錫
上有黃金有鐵焉盧山發而出金盤方取以爲鑑
孤山發而出金盤方取以爲鏡楚有故漢之黃金
列子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
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員嶠四曰員嶠
五曰蓬萊其土高貌皆金國

莊子以凡往者巧以黃金注者昏
韓子利而麗水之中土金

神異記西北荒中有一金國相去百丈
白虎通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榮金之爲首
也

張衡土勝金華之局動趾遠方
風俗通漢書曰子陽雖係生自寒賤然車馬衣服極
其鮮好而無金銀文飾之物及選徒去處所載子通

囊衣不啻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珍金不取其
廉而往其者故俗傳王陽能任黃金謹按大史記秦
始皇欺於徐市之藥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形體

自劉想蓬萊而下死沙丘之禍孝武皇帝益益迷
身佩四印窮窮情得亦旋旋製淮南王安欲橫黃門
座幾經舉平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

歎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下驗劉向
大辟繁須多銀錢成帝使一人國年故得咸楚泰漢
以方之饒然不貴有咸者土之變化固自有機王陽

大之饒然不貴有咸者土之變化固自有機王陽

大之饒然不貴有咸者土之變化固自有機王陽

大之饒然不貴有咸者土之變化固自有機王陽

何人獨能子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
食祿難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裁所何足怪之乃傳
俗晚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鍾食菊羹論夫養生似禾鎗石像金

子藏至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金人之有聖也

吳時外國傳斯調國作金鉢

扶南傳曰：懸國食糧皆以金魚之金多如此同之石路中山邊無有限量。

抱朴子山中亥日稱人字者金不知其物則不能爲

害

廣志鎔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海之則分
博子懸千金於市人不取者分宜矣委一錢於各

童子學者分不定矣

元中紀金之精爲牛

秦州記金城郡懸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傳云金鵝之所集

鄭輯之東陳記金純山之康縣南三里故老傳云有

人得金純于此故名山

其好惡

幽明錄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丸

妻白鼠以昏特見視所出人有金
魏書述密國傳其國東有山名郁
多鐵

副貨國傳副貨城周匝七七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不

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不遺使朝貢

林邑記從林邑往金山三十餘里遠望金山差巽而

赤城照耀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牙細

著若蜂蟬夜行燿光如螢火

南詔傳長川諸山往有金或鼓沙得之麗水多金

獸

杜鵑雖編彌羅國有桑枝幹盤曲覆地而生人者連

延石數瑣小者隨百飲十有量長四寸色如金其絲

裏題壁

嶺外異錄五嶺內富州潯州江陵間皆產金側

華泰隆門外德記新街對面

印子金世傳淮南王文藥金生有印子篆文劉士字

壽州八公山上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半兩有一

印大州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秦趙之國故春國白才之地多傳金麟趾裏顯金趾

柿至人謂之柿十金或曰此妻敬下爲藥金和藥最

良

錢塘記：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研金曰披金月泥金曰鑲金曰燃金曰口金曰圖金

日貼金曰嵌金曰裏金

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十斤南齊書實穎胃傳長沙寺僧葉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十兩埋土中歷相傳

[illegible][illegible]

將食貨志黃金重一斤值錢萬串幣記注師古曰齊
銀名曰小幣重一斤與萬鎰者方家用黃金貨矣以史
通鑑考之蓋唐一大斤與萬鎰以鎰爲一大金貨矣如
錫大垂鑰九萬何何延注引江朱傳孫時使南方
成夕收散出使大垂鑰者十數今宮入者以相模於
以金作鑰結步無體書幣之數今宮入者以相模於
五級大重入大垂鑰已不五帝鑄錢元始五各長
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一萬五千斤天官中於天官寺
造鑄書幣後漢本紀臣服御服悉金萬斤黃金六百
斤鑄書幣上尊百二十尺用府金十萬斤黃金六百
斤不復用府金民間金銀貨物價甚賤京邑富強祖
首折使輸金一斤金鑄不能足唐書數字記昭度
支應關三十斤金鑄十萬鎰書院殿及黃殿
大建國歷五代史國武宗上起三清三晉以黃金
數十斤鑄貨貨及元始天寶十八老君像來興宗作
玉清觀聖像金模鑄金以金飾所費起億萬難用
黃金之數亦不能計金史海陵本紀官殿之飾備用
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嵌空如落雪元世祖本
五年入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慈覺宮金飾之乃黃金
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四斤又鑄身金之
祇經凡萬金二百一十二兩四百兩此皆耗金之籍也
杜牧之言頗爲不妄草木不云金一爲始無復再還
元史放南唐書武帝紀近得日金銀爲幣而入祖
實錄言上出書金一錠示近臣以金銀爲幣而入祖
也今宮天大鍊銷鑄得之嗚呼悽慘之風遠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三十八卷目錄

金部外編

銀部備考一

漢武元初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吳烏桓天竺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北魏五胡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文宗開元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遼聖宗太平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太祖開寶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真宗咸平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仁宗天聖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神宗熙寧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哲宗元祐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徽宗崇寧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欽宗靖康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太祖洪武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成祖永樂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宣宗宣德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英宗天順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憲宗成化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孝宗弘治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武宗正德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世宗隆慶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穆宗萬曆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明熹宗天啟一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金貨典第三百三十八卷

金部外編

拾遺記少昊以王西方一號金人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羽族帝庭因曰鳳鳥氏命鸛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作似人鬼之形開今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看十金臺十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

拜告偕於人乃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十受而跪禮之

孝君內傳取鉛十斤著鐵器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丹一鉢十中獲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陳思王辨還論甘陵伯其語今日本師姓韓年世雅始常與思南道往金前後數回投數萬斤金于海

拾遺記魏明帝即位二年起雲霧之閣遠方聞所獻異鳥珍獸皆當此閣也昆明國貢獻金鳥人云其地去越州九十里出此鳥形如雀而黃羽毛柔密常

經翔海十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人獲之獲於荒遠故疑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寶食之閣

旬以鳳珠飲以龍腦鳥常吐金屑如粟蠶之可以爲

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

乃起小屋處之各曰辟寒雀皆用木格爲戶驅使內

外還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環謂之辟寒金

故宮人相謂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

者服此此寶金爲身飾及行以皆懷挾以愛媚者也

魏氏齊滅他皇龜爲銀蠶獻金之鳥亦自翔翔

神仙傳陰長生周明生得度世之道將長生人青城

山中養黃十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人濟神丹

經授之喝生則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以神不盡

即昇人乃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又十資之不

問識與不識者周行人于子與妻王相隨一門皆善而

去不考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授于平都山東白垺丁而

去

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抱朴子合金液用古稱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兩而

成一劑可令八仙人也其天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搜神記魏郡張巨賈宅與陳應惠舉家疾黃何文亦

獨持大刀暮入其堂乘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

幘呼曰相親相愛應惠支問相親曰高冠者許都曰

金也在西屋壁支指得金三百斤

拾遺記日南之南有淫泉之謠言其本浸淫從地而

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飲男女飲之則淫其

水小處可濯婦人處可浴母浴淫流直道其

人激石之聲似人之歌吳闔者今人淫動故俗謂之

淫泉時有醜態色如金羣飛散於沙灘者得之乃

真金也昔泰破羅山之填行野者見金飛向南而

飛至淫泉復寶順元年張者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

金飛以獻張者該多通考其年月即泰始皇泉之

金飛也

異苑管康建中中有潘父奪得一金鎖引鎖盡

見金毛意悅出牛斷鎖得鎖長二尺

符堅建中長安權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鹿堅遣

取刻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九拜

宋書符瑞志晉穆帝永和七年二月穀民得金鼎

一收長五寸狀如鐵勝明年恒溫平局

異地督糧部初辦餉項有紅紙其金價須史館督

便竭顧餘清源之應投隨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

日甚而富貴成緣

墨浮山記州南十里牛牛潭入見金平白入出義

器中縣民張安適得金銀大如括送數上尋尋之不

已佩有物從出引之雖不能竟以刀斬得數尺安遂

致意其後義周堂市拖出牛單斷其銀得一丈遂

以財雄

南明鎮營南領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

與金黃欲以一器全略獲勝之為墓所藏埋金在吾

上見鑄造甚若君復築室無復出入遲半明日即擊

鑿下入丘尺果得金

異起水康上礦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復有二胡尺

寄書忽求買之購往所以入及度錢千婦孫氏觀二

黃鳥歸於石上往地取成黃金胡人不知室市

意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南明鎮牛潭潭水深移無可算計洋人忽見一金

半彩銀堆壯以金為銀料也

巴丘縣自金開以上下里名黃金潭某測其深止

有礦亦名黃金潭有約千此潭獲一金銀引之遂

滿一船有金半出經許莊釣人被駭半因會躍還

潭獲一船將獲約人以刀得數尺潭人以取名

長安有張氏者舊感盛室有鳩自入止於對林張恐

之被獲脫口鳩飛高飛張顧事止不所在而得一金帶

我機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

鈎為連寶之自足之後子孫昌盛

遠異記南寧等郡縣沿江去縣三里名界口穴狀如

石室舊傳常有神鼎已如於金出此穴中舊與同鄉

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疑此石為神石昔有人

耕此出銅望見離出匪數有一長人操彈彈之匪遂

見便飛入穴彈丸王著穴上九徑六尺可手垂穴

新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入乘船從水流連匪至

此產數里一入返身黃衣揮兩聲黃氣求奇數因載

之黃衣入乞食船主與之黃衣船主產不船中

瓜此入不與仍睡座上徑產直入石中船主初其忿

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神視之見座上睡者是

黃金

西陽鎮鎮屬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潘陽道士居焉太

和中道千言一夕獨登壇望見庭王忽有異光自井

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嬰兒名若稱金隨光而出眾

遂感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其幸

不敢告於人後因高符得一全兒甚小奇光燭然即

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潘陽與道士及善道

上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

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雲仙雜記王懿達賈賦姓黃衣被結有鐵扣開之乃

以千錢買賦姓謝而去及歸添於烏面院蓋辰全叙

蓋姓非常人也

河東記舊傳者味中靈安靈寶也其初甚弱以原

靈蔬果白果結草草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

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甚急語已

夜深入昔思失睡即復轉小艇便渡之至則執炬

者仆地視之即金人也長八尺輪指即載之以歸於

是遠富經營取費動幾萬利下十餘年間積損巨萬

竟為三蜀天寶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嚴陵之友善世日

以為三蜀高士遊耕田墾之黃粟自以拾遺成有釣魚

術釣而不飽又能化石為金邀貴賤之信然而不之

求也

精神錄建安中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

遇舍南人販珠旁有一黃衣入與之較力為戲其

主因歸遂約食之奴以實告往視之信然一日挾搦

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復出即起擊之龜牛

而引乃上兒也因持而歸東遠致富

聞見近鎮縣鄉黃鶴樓下有石尤識名曰石照其石

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有一守關老卒每晨與即拜

測千一夕夕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

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入耶卒具言其所以

刀乞留費道士曰此洞間石連抱一塊去卒持而出

石舍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整而貨之衣食頓

富富盛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

取石至都而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金非玉非石

軍資庫中予贈有詩記之

書場錄主蔣君居吳寶金皆佛僧使金才精士人不

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筒而毀散金既出金在

掌而手不知何故散天數而今今時時為戲利土

誠書雜記沈某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上殿賜

之後授官為君後持寶

蔡州丁氏女結於女紅每于夕織以酒果忽見流星

墜空中明日瓜上有金核自是巧思益進

括異志世思元求鍊金術一日有姑士辛銳來謁病
瘵淚血且其方實客居士遂滿於廷之客忽皆起
銳亦告去忽不見銳其術乃紫金液尤彩燦然客有
解者曰辛銳金兌西方屬金銳其才精乎

銀部彙考一

漢

武帝元符四年收銀鑄造白金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符四年冬有司請收銀鑄造白

金及皮幣以足用

按史記平準書武帝造銀鑄白金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

八兩聞之其文辭名以白選重三十二曰重差小吉

之其文馬重五百三曰重小指之其文龜重三百令

縣官鑄重兩錢更爲三錢錢文如其重鑄諸金錢

罪皆死而吏民之受益白金者不可勝數

漢子嬰初紀元年元符元年之漢以新井作來

提銀

按漢書貨志王莽即其作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十是爲銀貨二品

吳

烏程侯天開元年吳郡掘地得銀

按三國吳志孫皓傳天開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

一尺廣三令刻上有年片字於左大赦改年

晉

成帝咸康元年按金部見銀充上元格賜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按晉書成康元年有可

奉土元賜賜金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北魏

宣武帝延昌三年詔單山及白香山銀礦並置銀官

採錫

按魏書宣武帝本紀不載按晉書世宗延昌三

年春有司奏天安山有銀礦九石得銀千兩其年

秋桓州又上言白香山有銀礦九石得銀千兩其年

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脚上品諸處銀有常令採錫

者明帝神龜元年平部開州銀山

按魏書孝明帝本紀神龜元年四月甲辰開州銀

山之參與民共之

唐

元宗開元十五年初授伊陽五里山銀鑄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憲宗元和元年不銀古歲未銀萬二千兩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治唐書憲宗本紀不載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宣宗大中二年增銀治天下歲半銀一萬五千兩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按唐書宣宗本紀云云

兵本朝五十二萬餘臣銀鑄錢使休休得師鹽

鐵使以供國用增銀治天下歲半銀一萬五千兩

遼

聖宗太平十年置陰山金銀冶復遣使求金銀之

所

按遼史聖宗本紀太平十年五月西南路招討司奏

陰山中產金銀銅鐵冶從之復遣使循遼河源本產

金銀之所

宋

人祖開寶三年詔桂陽監鑄銀錢三分之一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徽宗崇寧三年詔鑄銀錢一百一十金產商機欲越州南

安軍銀鑄錢建隆二州有三監係係度越州南

福汀津南劍詔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

三軍有五十一場泰隆興元三州有三勝劍產係處

建英汀津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

梓州有一勝鐵產係處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

被德斷黃英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治營鐵鳳潭道

渠合梅敷鐵坊度法古四州有二千勝指鄂連建

內創五州鄂武軍有二年五場劍產係處建英春詔

衡汀津南劍千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勝錫

產南南康虔道賀衡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木銀

產泰隆開寶四州有四場宋砂產商宜一州宣順監

有三場開寶二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

及山澤上加稅創王金形弊每金越事深於創課本

能指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泰隆開寶鐵鑄銀

宜減三分之一民將銅爲佛像及人物之無用

者禁之銅鐵玉得開治界及外化

開寶五年二月丁未以鳳州七房監冶爲開寶監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天宗至道二年有司請定州諸鐵礦置官不許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云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入提而皆民為請請官署置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富與衆庶共之不治

仁宗 年南劍州諸發石碑等家獨不社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通鑑下萬壽仁宗朝南劍州不言石碑等銀礦可發上謂二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愜愛元元至矣

英宗治平 年諸州坑冶皆與吏主之歲得銀視皇祐增九萬五千有奇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云太平山澤之利有限設量發礦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苛求者取費之尤者有降故書報委所在觀之不禁者或廢之或議主者皆以歲課率以為常而歲課相煩則吏主中或得銀二一萬九千八百一十九兩其後日收其歲事或石司所治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云神宗年合近院坊鄉雜利并海林之役人並相保以內及於

院治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產不覺者論知保甲法元豐元年諸坑冶總收銀二十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兩

徽宗崇寧三年二月庚申天下坑冶金銀歲產輸內藏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入觀二年詔以治方檢觀而私淘取者以盜論陝西坑冶改併入提運司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大觀二年詔金銀院廢雖告言而方極賦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悉者並令兼管罰減丁一等有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在籍其職在官導德淳平征賦賦不官且謀利走山谷間逐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改併入提運司

政和三年詔陝西提舉兼川路金銀院治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政和三年商書省言陝西路院治已遣官吏提提措置川路金銀院治與慶慶夫利源諸分陝西提舉官兼川路事院治所收金銀銅鉛朱銀朱砂物數全正卻道稽覈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丙午括信金銀

按宋史欽宗本紀云云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孝宗隆興二年立院治官收收買銀兩官推賞之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隆興二年院治監官收收買銀及十萬兩者官守停部內歲比

乾道二年比較金銀銅冶歲入之數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南渡院治廢與石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銀兩之治廢與之數一十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兩

淳熙九年九月乙未書船販易金銀者為令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度元二年宰執

言計格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殘百五十萬金將滿
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二宮及開寶費約四十
萬恐侵蝕銀額欲權以二分爲率一分及銀一分又
會子十口舊

金

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甲午遣使檢視鹽路金銀治

按金史海陵本紀云云

世宗大定五年聽入財買寶山縣銀治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大定十二年十一月辛亥詔金銀院治聽民開採毋
得收稅

按金史世宗本紀云云

章宗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利令民買獲隨處金銀治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中統元年六月庚申罷金銀院治所役民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中統三年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匠戶輸課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八月甲午博都歡等奏
請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其匠戶歲取銀及
石接丹粉輸官從之

中統四年三月己亥諸路官銀以鈔輸納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四年五月壬午敕諸路官吏俸令包銀民戶每
四兩納一兩以給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九年五月庚午罷西番金銀子等處金銀礦戶

爲民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一年分主監鑄於權州奉先等洞採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大都者至
元元年一應鑄於權州奉先等洞採之

至元十五年分鑄銀額等於權州豐山採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大都者至
元十五年分鑄銀額等於權州豐山採之

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癸卯罷鑄廣行石金銀冶提舉
司以其事務各歸提舉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年六月丙戌罷私易金銀之禁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一年定金銀價立建寧南劍等處銀場提
舉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一年一月辛丑定金銀價
按食貨志銀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
等處銀場提舉司燭煉

至元二十三年分詔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燭煉輸
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下載 按食貨志銀在湖廣者至
元二十三年詔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燭煉輸
銀三千兩

至元二十六年遣工部高麗地稅民治銀禁出提舉
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六年夏四月癸酉以高麗國
多產銀遣工部其地發券近民治以輸官九月乙巳

諸福寧省及諸司毋追提舉大府銀課

至元二十七年提民戶鑄雲州銀冶設銀場官軍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七年己未發雲州民夫
鑄銀冶五月戊午向省遣夫行視雲南銀冶提舉
銀四十八兩奉立銀場官民從七品 按食貨志
銀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提民戶於雲南燭煉設
提十品官軍之

至元二十八年罷提舉提司又開銀場置銀冶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秋七月戊申罷主南
省提舉提司十一月辛酉置雲南銀冶 按食貨
志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

至元二十九年罷福建銀冶提司及福建興寧軍
路雲山銀冶事崇商賈以令銀航海船稅免雲山銀
稅役夫田租又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江西行省
左丞高興言福建銀冶又各立提舉司亦爲允蓋請
罷去詔從之奉前對私以金銀航海船稅免雲山銀
稅役夫田租上言蒙國歲課銀一萬五千兩初制銀
一兩免役夫田租五十今民力日困每兩脫免一
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八月戊午福建行
省添設魏大祐計發民一萬羣山銀冶歲得萬五
十兩天祐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一百元從臺
臣請追其賦而罷銀事從之冬十月癸丑命趙德
澤吳榮領選役無工者二百四十戶海縣耕田丁廣
寧漳州未二丁已中書省臣言廣寧路民六百戶
鑄山冶銀歲徵丁四丁兩管市銀以輸官入書保
之山乞罷之制曰可 按食貨志二十九年遂止雲

州等處銀場提舉司

至元二十一年成宗即位令已西銀場自今從實辦課不爲額

按元史成宗本紀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即皇帝位冬十月辛巳江西行省臣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應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成宗至元元年罷福建銀場提舉司立江蘇湖廣提舉司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元年二月戊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其歲辦銀以有司領之十一月辛巳立江蘇金銀冶治轉運使司

元貞六年八月附新船務毋以金銀通海

大德二年二月乙酉罷通康金銀冶轉運司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武宗至十三年立上都中書及左副都中書等處銀冶提舉司又以前書自云增辦浙西銀課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六月己酉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秋止四品尚書省臣言附都魯思

云雲州新州等處銀冶自武之役銀六萬五千兩詔立提舉司十一月乙酉書自云至都史耶銀

治提舉司遂遷花亦別都魯思云云輸銀四千二百五十兩今秋復輸三十九百兩上旨使仍辦浙西銀

增辦乞加採訪諸大司從之

仁宗至元年罷不載 按元史武宗在河南者延祐三年元九也包縣山縣銀場課銀三錠

延祐四年上遷開銀冶提舉司又聽李珪等包河南銀洞課銀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約于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稱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典

等可考者也

延祐七年三月庚寅英宗即位秋七月辛丑以遼陽金銀冶歸中政院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至治二年罷不都等處金銀冶聽民採鍊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春正月壬寅罷不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泰寧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二漢諸金銀冶聽民採鍊

泰定帝泰定二年除江淮兩科包銀聽民採鍊永興銀場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閏月乙未兩路除江淮兩科包銀壬申罷永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二輸官

泰定四年春正月辛未以中政院金銀冶歸中書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致和元年夏四月戊午禁偽造金銀器皿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至順二年夏四月丙午制金軍氏王脫歡銀課詔改銀課提舉司錄中政院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課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舊校丁成獻策採取河南陝州銀礦不許

按資治通鑑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丙子府庫衝衡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七校十校全黃塘十黃塘者舊產銀礦而民皆棄採取歲收其課今創開已入採之可

資開用十謂得旨曰凡言利之人皆我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贛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僅足取辦

經久民力凋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藏則終不可藏有司貪焉已功而不知以言朝廷

縱有權民之心而不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成祖入築十九年差御史監生本等開辦福建浙江銀課

按明會典云云

宣宗宣德上奏奉准福建浙江等處解納歲辦銀課之例

按明會典宣德五年奉准福建浙江等處解納歲辦銀課每年各處會合正解一次各縣委官一員護送

英宗正統三年罷開辦銀課封閉各處坑穴仍定軍民私煎銀課開界之例

按明會典正統三年令開辦銀課封閉各處坑穴其福建浙江等處軍民私煎銀課者正犯處以極刑

家口遷化外如有逃遁不服上問者量罰附近官軍

口捕

正統五年定浙江福建歲辦銀坑之罪首從各有差